

情恨滿天

下

情 恨 满 天

不笑生 著

下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杨振江

封面设计：宋丕胜

情 恨 满 天

不笑生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省赵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22 印张 429000 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 定价：13.90 元

ISBN 7-202-01329-0/I·249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次

- 第一回 红杏出墙 弟子犯色戒
清理门户 老侠动杀心…………… (1)
- 第二回 盲人瞎马 何小彪学武功
竹马青梅 余阿凤种恋根…………… (38)
- 第三回 卧薪尝胆 小彪刃仇人
天山风筝 阿凤织情丝…………… (69)
- 第四回 单骑走江湖 巧遇奇人
两女恋一男 逃离青峰…………… (90)
- 第五回 镖店打斗 扬名武功县
妓院伤人 波生美人巷…………… (123)
- 第六回 看家护院 夜战贪淫贼
闲行街中 日斗关中侠…………… (150)
- 第七回 求师心切 何小彪呕血染铁棍
念旧意乱 余阿凤日夜盼重逢…………… (174)
- 第八回 关中侠单剑扫天山
余天山大败关中侠…………… (200)
- 第九回 小彪别母 玉碧追小彪
神侠救人 孤儿拜神侠…………… (221)
- 第十回 老侠授秘技 天山派重振声威
少女思仇侣 只身夜半走散关…………… (246)

第十一回	客店混战	阿凤斗岩山	
	雁塔情深	岩山悦玉碧	(266)
第十二回	灞桥比武	阿凤识素山	
	雁塔重逢	玉碧定情缘	(289)
第十三回	十年苦修	神侠授艺何小彪	
	日夜苦恋	小彪深山念阿凤	(311)
第十四回	深巷伏剑	两山对斗	
	夜入闺房	男贪女恨	(322)
第十五回	一雌二雄	再生刀光剑影	
	三言两语	议定侠女终身	(342)
第十六回	白松寺中生风波		
	嵩山脚下遇敌人		(362)
第十七回	双侠济赈盗大户		
	二雄约会武当山		(381)
第十八回	狂斗剑仙坠悬崖		
	惊闻情变出杀手		(400)
第十九回	何小彪剑下留情		
	余阿凤钢刀含恨		(419)
第二十回	拳打刀劈	熬过洞房花烛夜	
	匹马单刀	师徒径奔冰雪峰	(434)
第二十一回	驿路深宵	推门惊好梦	
	灞桥伏剑	苦笑对情人	(451)
第二十二回	孽债难偿	恋情成恨情	
	深山遇劫	情敌救情人	(479)

第二十三回	情恨茫茫 疯女浪迹天涯 悲悔交集 痴男追觅湖山……………	(523)
第二十四回	抚树生悲 情怀惘惘 大仇了结 幽恨重重……………	(556)
第二十五回	二情难一决 雪峰留迹 三凤追一凰 沙漠奇遇……………	(575)
第二十六回	万般无奈 阿凤上雪山 千种思绪 玉碧返渭水……………	(594)
第二十七回	洞深暖春意 偶合无语 山高寒冰情 诀别有言……………	(619)
第二十八回	峰顶苦斗 岩山死战杖僧 墓前凄绝 阿凤身挂东枝……………	(637)
第二十九回	疆地极目再飘泊 天山握手又挥刀……………	(653)
第三十回	天山南北遥相望 雪峰一笑泯恩仇……………	(671)

第十五回 一雌二雄 再生刀光剑影 三言两语 议定侠女终身

阿凤姑娘翻身坐起，立刻将刀抡起，劈手就是一刀。

纪素山见刀光逼来，心中陡然一惊，伸手一架，握住阿凤姑娘的手腕，立刻清醒了许多，但是讨好地说：“姑娘别急！我是为跟姑娘说几句话。”

阿凤立刻脸上绯红，由红转为紫色，甩开纪素山的手，瞪着眼睛忿忿地说：“半夜三更，一人闯入我屋，意欲何为？”说时，手提钢刀还抖一抖。

纪素山妄想全消，此时真愿阿凤毫无武功，那时轻施手段即可满足心愿！看看那钢刀，他微笑着说：“刚才我真看见了李岩山！我们两个人定下地点，明天决一胜负！明天我可以领姑娘去看一看，但不能叫别人知道！”

阿凤一听比武，就急急地问：“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到时我也去！”

纪素山摆摆手，往姑娘身旁凑了凑说：“请姑娘小声。”又说：“刚才李岩山讥笑咱们仗着人多与他为敌，其实是不中用！”

阿凤大有同感，便说：“人多倒手乱了，所以每次都是他占上锋！明天的事，咱们不对别人去说，到时候你也不用去，你把地点告诉我，我独自一人去斗他！”

纪素山与姑娘离这样近，又没有一个人，他哪还想走，虽

不敢动手动脚，但能亲近芳泽，为时越长越好，便短话长说，煞有介事地笑笑道：“那如何能成？他约定是与我交手比武。姑娘若去了，他一定不肯交战，就设法逃走了。以后再找他可就难了！”说到这里，他故意停停。用眼睛看看姑娘小巧玲珑的耳朵，然后诡秘地说：“这样吧！五更天的时候，咱俩悄悄走！”他卖关子，就是不肯说出时间和地方，却突出与姑娘一起去！说到这，他又试探性地停了下来。

阿凤虽未察觉他的用心，但觉得太罗嗦，便烦了，又瞪起眼睛说：“你说话明白点，半夜三更的，你磨咕什么？”

纪素山赶紧说：“咱俩一起到灞桥，我先跟他比剑，若我实在不行，你再出手。千万别出手太早，那时他会说咱们……”说时，他的目光直盯着阿凤的秀目，那目光火辣辣的。

阿凤觉出他的目光有异，便避开了说：“明早我径去灞桥，你走吧！”

纪素山还赖着不走，没话找话地嘱咐阿凤别告诉别人。阿凤一言不发，转着刀把，意在催纪素山出屋。

纪素山见实在不能再呆下去，也不敢说非分的话儿，便讨好地恭身点头，退出屋，窜上房，拾起剑，进入自己屋中，越想阿凤越是世间罕有的美人，江湖上难寻的侠女！

次日，纪素山起了大早，想赶在李岩山到来之前，单独与阿凤再厮磨一会儿，他知阿凤性急，定会早去。

虽是清晨，但依然燥热，他满头是汗赶到灞桥，就见河边柳荫中系着一匹榴红马，那阿凤穿着粉白小衫，葱心绿色的绸裤，正站在树荫下焦急地等候。

纪素山不说话，近前勒马，阿凤其实早已见他，只是不去理他，也不回头。他以为阿凤不觉，下马近前，两只手真想过去搂住这个美人。姑娘性烈如火，又使他望而生畏。过了片时，他不敢动手，便说话挑逗：“凤姑娘真是侠女，如此飒爽英姿，令人、令人爱慕啊！”

阿凤怒转身，两眼含泪，却怒不可遏！她真想骂纪素山一顿，但她又忍住了。

纪素山以为姑娘两眼含泪是因他而起，便想进身抚摸，但又见怒容满面，不敢造次。只觉阿凤秀目中滚动着泪水，更觉楚楚动人！他此时已不觉炎热，望着赏心悦目的姑娘，痴迷地妄想起来：“将来若能与此女结成良缘，一起闯江湖，那可是英雄美人，惬意极了！只要打败李岩山，与苗心弓一提，总能成！嘿，那时姑娘你就是我的了！”

阿凤两眼含泪，却别有起因，她抚柳又想起了何小彪上树给她取风筝。“媳妇！”“嗯！”“媳妇！”“嗯！”一会儿是何小彪的声音，一会儿是自己的声音，不知不觉已泪水莹莹。

纪素山急忙改口：“我是说，姑娘武功高强，令我钦佩！钦佩！”

阿凤却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你的武功也实在不错！怪不得你走江湖不久，就这样有名呢！”她顿不好意思，脸上生出红潮！其实是她对何小彪太失望了，因而难过，见有人夸自己，象有了话头似的，高兴了，高兴便使人慷慨，化怒为喜，也回赠了一句。

这时，忽听有人说：“真是英雄美人！可惜河边柳前不能

谈情，却要刀飞剑舞啊！”

阿凤抬头一看，正是李岩山！本已羞怒，见李岩山打趣自己，更是愤怒，一个飞身大劈，向李岩山疾砍过去！

李岩山横剑，口头对纪素山说：“纪素山！你难道一个人害怕吗？一个人不敢比武吗？”

纪素山气得脸红说：“这个姑娘并不帮我！人家不过是来看一看！”说时，挥剑而来，说声“姑娘闪后！”便要进招！

李岩山的宝剑从下往上绕了个反花，把阿凤的钢刀撩出，阿凤身不由主地倒退了几步。

这时，李岩山长剑指地，微微冷笑道：“两欺一不算英雄，一斗二却是好汉！今天我独战龙门、天山二派！来吧！”说时，横剑挡胸，左手捏个剑诀，似是执笔写字一般，是招剑法上的“诗剑会友”，这个起手式，意思是，文人交友，联句和诗，武人交友则是切磋武艺。是秀才与武士兼于一身的习惯。

纪素山见李岩山这起手从容不迫，文雅谦和，比自己张牙舞爪有风度多了，有点不好意思，但当此际，便顾不了许多，说道：“不必客气！”便左手向外一分，右手长剑向右掠出，也是个起手式，意思是说要打便打，不必客套！

李岩山吸一口气，长剑中宫直进，剑尖不住颤动，剑到中途，突然转而向上，是招“青山隐隐”。

纪素山一剑自上而下地直劈下去，进一招“独劈华山”，显出愠怒之气，二剑相交，谁也不退。

李岩山侧身一闪，斜刺一剑，奔腾跳跃，纪素山说声：“好剑法！”便抖剑半空划来，剑身似曲似直，若有若无地逼

来，这一招“天外玉龙”如灵蛇，如神龙。

李岩山也赞一句：“难为你了！”说着变成“紫霞升空”，从下向上撩去，双剑在空中相交，“砰”的一声。二人同时倒退数步，因为都使出毕身之力。

李岩山长剑圈转，向纪素山腰间削去，纪素山收剑竖挡，同时左掌向李岩山背心直击而下，这一掌居高临下，势道奇劲。李岩山反转左掌一托，“叭”的一声，双掌相交！

纪素山要在姑娘面前逞威风，便精神振奋，当下长剑如暴风雨般攻了过去，李岩山挥剑还击，剑招也变得狠辣猛恶。双方都是戾气大作。

那边的阿凤本想遵守诺言，但求战心急，报仇心急，与人争雄的心急，一个“扁马突刺”冲向李岩山侧肋而下！

李岩山东指一剑，骗过纪素山去接，却西划过来，撩开阿凤的大刀。一人战二人，丝毫不惧，但见他剑法精奇，劲力威猛，每一招都激得风声虎虎，他已全力相争了。只见寒光往返，三人矫健翻腾，斗了二十回合，依然不分胜败！

李岩山已分不出神来骂阵了。只有猿身灵翔，飘忽腾挪，同时疾出凌厉之锋，同时念着心诀：“若恶兽困绕，利牙爪可怖，疾去无边方。气毒烟火燃，寻声自回去。云雷鼓掣电，降雹临大雨，……”

阿凤有些气急败坏，使一招“同归于尽”的险辣之招，刀柄示人，刀尖指己，斜身上逼，李岩山一怔，以为姑娘要自尽，颇生侧隐之心，刚喊：“姑娘！”突然刀锋震指弹出，飘然已至面门，李岩山头一闪，但刀已削下，切中左肩。李岩

山忍不住，“哎呀”一声，随时长剑下撩，上划姑娘档部，是正格的“海底捞月”招式，但对姑娘使之此招，若不是受她刀伤，却不是君子所为。

阿凤陡然心惊，亦且羞愤，她欺身太近，想回刀来格，已是万不可能，心想：纵不身死，这档下一个大洞，如何见人！想骂也已来不及了，真是千钧一发之际。

纪素山一个“嫦娥奔月”，飞跨过来，脚踹李岩山持剑手腕，右手大臂下摆，力劈那上撩之剑，只听“哎呀”一声，双剑相碰，李岩山身体受踹砸两震，左肩上鲜血涌出！他再也不敢出手进招，急忙向马跑去！

阿凤大喊：“强盗！你休逃！”追将过来。但她的轻功远逊于李岩山。李岩山翻身上马，她还离着很远。

李岩山用剑一指，口中喝道：“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余阿凤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也要还这一刀之仇！”说毕，骑马奔走。

阿凤要骑马去追，却被纪素山拉住了握缰之手，他本醉翁之意不在酒，有此机会，摸摸姑娘的手也是心醉的事，口中振振有词：“放他走吧！你我二人斗他一人，本已理亏，即使将他拿住，也不算英雄！”

阿凤把手一甩，脚一跺：“你别拉着我！”翻身上马，提刀去追。纪素山也上马跟来。

追出三十多里，李岩山已无踪影，阿凤勒马喘息，胸脯一起一伏，香汗莹莹，纪素山哪还去看李岩山，只盯着阿凤，眼珠也不转。

阿凤心中一阵畅快，终于把李岩山打败了，但亦感不足，没有拿住他，诚为憾事，李岩山最后的报仇恫吓，她一点没往心上去。而李岩山不肯善罢甘休，又生出许多事来，这是后话。

纪素山说：“这回把天山派的耻辱都洗尽了，姑娘该满意了吧？”

阿凤并不回头，依然忿声答道：“若乘胜去追，定能拿住他，都怪你！”

纪素山收剑入鞘，并不反驳阿凤的话。阿凤想起刚才李岩山“海底捞月”，又一阵红潮泛于脸颊，不禁感激地看了纪素山一眼。

纪素山还是第一次看见阿凤姑娘如此含情脉脉地对待自己，真有销魂夺魄之感！一时不知如何再献殷勤。上身往姑娘处凑了一凑，说：“姑娘，咱们并马回城，向他们报喜吧！”

阿凤突然又冷若冰霜了，冷脸说：“你先走吧！我不跟你一起回去！”

纪素山又是狐疑，又是心凉，何故如此！但还是巴结地说：“这是什么缘故？姑娘，咱们走江湖的人可是不讲男女授受不亲的！”说完还挤眉弄眼地笑了笑！

阿凤手握钢刀，瞪着眼睛说了一句：“你不是好人！”说完拨马而走。

纪素山策马追上，依然央求说：“我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爱慕姑娘！”

阿凤并不答话，策马急驰。纪素山也奋力追赶，追着说：

“姑娘不要生我的气！我今年二十五岁，尚未婚配，我真爱慕姑娘武功高强，人物俊俏，姑娘……”

阿凤却象没听见似的，挥鞭疾驰。她心中生出一种愠怒。这愠怒似乎又转了方向，恨到何小彪头上去了。什么“好小彪！”简直是“死小彪！”“坏小彪！”“臭小彪！”“千刀万剐的何小彪！”

这时，纪素山夹马追上，想伸手拉住姑娘的马头，只听“叭”的一声，一个大耳光打在他脸上，他蓦然抬起头，脸上还挂着甜笑：“姑娘！我喜欢你！打我是疼我！”

阿凤是真想给他吐口唾沫，又想起“海底捞月”的窘迫，就失悔刚才的耳光太狠了，嘴动了动，但没说什么，又策马而奔。

霎时，进了城，到大顺镖店。伙计赶紧说：“姑娘！快下马！你爷爷来了！”

阿凤又惊又喜，跳下马来就往院里跑，象把刚才的一切都忘了似的，她就是这样，火炭脾气，说烧着就烧着，说熄也熄灭的快。

她在二门里一下子与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把那个人撞了个踉跄，抬头一看却是独眼姜心光。她也顾不得礼，还往内奔。

进到里院，西屋门上竹帘高挂，爷爷、还有几个师叔在闲谈，阿凤破门而入，喊着：“爷爷、爷爷！”

余天山还是那么健朗，光着膀子，旁边的徒弟摇着大扇子给师父扇风。余天山一见孙女，目露慈光，笑笑，叫“阿

风，过来爷爷看看你！”

众徒弟一点也不惊讶，他们都知道师父爱孙女胜过一切。别说徒弟，儿子都得靠后，而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也都冲姑娘笑笑。

阿凤走近爷爷说：“爷爷，这么大热的天，你跑来干吗？昨不在天山歇凉？”

余天山说：“想你啊！而且咱们天山派受人欺侮，我不能坐视呀！等我死了，我就管不了了！”

阿凤鼻子一酸，说：“看爷爷说的！你老不会死的！你老死了，我也跟你老去了！”她想的比说出来得多，她又想到何小彪！

余天山笑笑说：“傻丫头！你得传下爷爷的武学！那欺侮咱们的那小子叫什么，李岩山？”

阿凤说：“仇算报了一半！刚才叫我杀伤了！”

苗心弓赶紧问：“在什么地方把他杀伤？”

阿凤把刚才的事情滔滔地说了一遍，苗心弓等人齐都称快！

余天山却冷笑道：“咱们真羞死人了！还得有人帮着！”

阿凤说：“这次主要是我！他俩不过打个平手！”

余天山说：“是啊！人家打个平手，你才能得手啊！再说，咱们又结下了仇家，那人不是说要找你报仇吗？”他不等别人说话，立刻又问：“那位纪素山呢？”余天山想得更远一些，他感到天山派需要高手扶持了。想到这里，他叹气说：“我二十多年没出门了，自你走后，我一直放心不下，你姜师叔一找

我，我就连夜赶来了！”

这时，纪素山进来了，挨了阿凤的一个耳光，又一路不理他，使他没了得胜的高兴劲，倒有些心灰意懒似的了。但一见屋里坐着个老头，心知是余天山，便打起精神。他知道余天山是个定乾坤的人物，只要老头子一发话，阿凤不应也得应。那时，“你阿凤便是我的人！”

这时，余天山起身迎过来说：“纪贤侄，幸亏有你帮助，不然我这些徒子徒孙全完了。我来向你道谢！”

纪素山连忙打躬说：“老前辈太客气了，这话让晚辈不敢当！”接着又赞扬了余天山几句，什么“老前辈英雄了得，晚辈该进山拜望，以瞻英容”等等。

余天山见他知书达礼，已先喜了一半。

这时，苗心弓急忙命摆酒、摆菜、上饭，为师父洗尘，也为阿凤和纪素山庆功！于是，阿凤也入席而坐。

纪素山又将如何约李岩山比武，阿凤姑娘如何了得，吹嘘了一番，只是没提半夜入阿凤屋的事，说是今晨在东门外巧遇的。阿凤低头不语。

余天山见这少年侃侃而谈，从容雅致又透出英气，心中甚喜，也豪兴倍发，大杯的干酒，大声的说话。见阿凤吃了饭，便命阿凤回屋休息，对阿凤在酒桌上，生人面前，不狂言乍语，安稳娴静也很满意。

这时，许多镖头、拳师都来拜谒余天山，一时间，大顺镖店又热闹了。余天山却着意与纪素山过话，纪素山当然执礼更恭谨。

晚间，余天山要与纪素山同宿一屋。老少二侠，谈了许多武林中事，谈了龙门侠、剑门侠，余天山生平得意之事，纪素山适当地恭维几句。

余天山又问起纪素山的家庭状况，以及此番出来的目的。纪素山便将自己巧妙吹嘘一番，说自己如何纵横河南、河北，打败了尚广贝、张铁臂。三上岳嵩山，无禅太师都远避他不敢和他比武等事，以茶代酒，直谈到三更以后，方才睡去。

次日清晨，余天山就带着孙女在院中打拳舞刀，纪素山也显露了几套祖父的秘传，走了几趟惊人的剑法。

余天山看着，不禁点头赞叹说：“到底是纯真的内家功夫，比我们这天山派强多了！”

当日，他就私下召集了苗心弓、孔心忠等人，密谈将阿凤许配纪素山的事。余天山心中说：“即使何小彪学成功夫也只不过纪素山这般，现在阿凤嫁给他，二人合力敌个何小彪恐怕有余了。纪素山名流之后，比仇家之子强多了！”

余天山命孔心忠向纪素山提说婚姻之事。午饭时，孔心忠邀纪素山到外面酒楼上。孔心忠一说，纪素山高兴得手舞足蹈，连连说：“求之不得！”并表示立刻要下定礼。

孔心忠却说：“你即愿意俯就，那我就回去禀告老师父，老师父在西安决不会长住，也许他就叫你们把喜事办了，他好安心离开这里。”纪素山更是高兴！

孔心忠回镖店对师父一说，余天山点一点头，并没说什么，等到孔心忠出屋之后，余天山却走到里院，进到孙女房内。